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六回 第四節

陶氏說道：「浮財呢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浮財倒不多。先前的浮財被惡當家子都分散了，現我自己出了點地，也就有千八百兩的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那麼大的財主，你給過師娘什麼？如今你給我打一副鐺子吧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師娘，候我師傅回來之時，咱們爺兒三個到金店去打鐺子，你要什麼花樣的都行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不用叫你師傅知道。你孝敬師娘，還有什麼說的嗎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這宗事情，背著我義父，我不能辦。還是等我義父回來辦的為是。」陶氏說道：「我今年也十七歲，你今年也十七歲，你怎麼管我叫師娘呢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你年輕，我師傅年紀比你大，我師傅今年五十餘歲啦，你就是十五歲，不也是我的師娘嗎？」陶氏縫著眼一笑說道：「我們是受了媒人的愚弄啦。當初媒人說的時候瞞了歲數啦，說你師傅三十八歲，到了男家這頭說我二十四歲。一過門我這麼一看，你看夠多麼堵心哪？年紀大點要是有財產也可行，聽說娶我的時候，還是借你的錢呢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師傅花我的錢應當的。他老人家脾氣太滯啦，現在何必又要去走鏢？用多少錢我都能供給，他老人家說自己賺的花著硬氣。別看我師傅在杭州府沒有財產，蘇州府我師傅家中比我的財勢可大得多。你可別以為你沒有財產，我黃三哥就是自己一人，我師傅無兒無女，將來回家的時候，我黃三哥決不能錯待了你。」陶氏將嘴一撇說道：「指親不富，看嘴不飽。他跟他姪子分家另過，人家有千頃房子萬頃地，還當的了他的？」語至此，又問道：「得勝，你娶了媳婦沒有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將家業要回來才一年來的，所有一切的事還都沒辦理就緒呢，對於這宗事還沒有工夫進行呢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十七歲啦，全都懂的啦，你不想媳婦嗎？」說著將手一伸，你看我這個鐺子，是定親的時候你師傅給我打的，是萬字不到頭，都老掉了牙啦，還是包金的。好徒兒，你現在就給我一副鐺子吧。你師傅回來的時候，徒兒給師娘打鐺子還有什麼說的嗎？」將胳膊腕子放在得勝的面前，猶如白蓮藕一般，緊跟著用手一提裙子，特意露出金蓮來，將腿向得勝身前一伸，遂說道：「你看我這件破裙子，絳紫色的，現在都沒有人穿啦，你師傅也不是打哪兒買來的？你要給我打一副鐺子，就勢再給我置一條裙子。我一帶鐺子，一穿裙子，必然想起你的好心來。」趙得勝聽陶氏說話語音不正，方要站起身軀，放下酒杯，酒也不喝啦，哪知道陶氏未容趙得勝站起來，伸手將趙得勝拉住，遂說道：「傻孩子，你怎麼什麼也不懂得？十七歲啦，怎麼裝傻呀？你看我也十七歲，你也十七歲，你師傅上北口外去保鏢，至少也得三四個月才能回來呢。你要是好徒兒，你就與師娘作伴吧，也省得我一個人怪冷清的。昨天黑夜，院裡撲咚一聲，嚇了我一跳。」趙得勝一看陶氏這宗光景，英雄一甩襖袖，站起身軀說道：「我從今後永遠不與師娘共桌食飯。我師傅浙江紹興府黃昆，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我趙得勝也是男子漢大丈夫，豈能作出對不過天理良心之事？我師傅由破廟中將我母子救出，由七歲收我為螟蛉義子，教授武學，雖然親父子也不過如此。師娘這一來，豈不叫趙得勝難以登門？」語畢，一甩袖子，出離了黃昆的宅院。陶氏方才賣弄風姿，對趙得勝說了一大套不堪入耳之言，以為趙得勝正在青年，必然上他的圈套，哪知道趙得勝竟將他數說一頓，拂袖而去。陶氏見趙得勝走去，自己頗覺無味的下了地，對著穿衣鏡照了照，遂說道：「好你一個趙得勝，給臉不要臉。就憑我這個容顏，哪一點比不了你呀？」陶氏自言自語，桌子上的殘席也沒有撤去，無精打采走到大門之外，站在衙門口裡向外觀看來往行人，心中暗恨趙得勝。正在此時，忽然由衙衙外面來了五匹馬，馬上有一家公子，年在二十餘歲，長的眉清目秀，白臉膛，人材楚楚，後面五六個家人。陶氏娘子由衙衙裡出來，故意咳嗽一聲，馬上的公子一回頭，見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美貌的婦人。這位公子本是色中的惡鬼，又加以陶氏故意賣弄風流，二人眉目傳情。後面的家人一看，公子的馬忽然不走啦，對著那婦人癡呆呆的不肯往前行走，遂故意的揚起馬鞭子，照定公子的馬屁股打了一馬鞭，這匹馬才奔騰而去。陶氏與公子正看的出神的時候，被家人一鞭打散，陶氏由衙衙走到院中，暗罵用鞭子打馬的這個家人。這位公子是上哪兒去呢？隔著陶氏住房這條衙衙，不遠有一個尼姑庵，這個尼姑不是好人，自幼專走大宅門，後來在這個尼姑庵半路出家，專引誘青年子弟。他有兩個徒弟，一個叫法善，一個叫法慧，俱都是十七八歲，每日一般狂蜂浪蝶的少年，不離尼姑庵之門。後來這位公子由尼姑庵經過，看出這宗情形來啦。這位公子到庵裡假裝燒香，一來二去，遂與兩個年青的尼姑發生了曖昧之事，由此常來常往。你道所說的這公子是誰呢？正是知府的少爺焦振芳。自從焦振芳一進此廟，遂將那些浪蕩少年都趕走了，今日焦振芳正是上尼姑庵而來。由陶氏所住的衙衙經過，陶氏水性揚花，焦公子是風流少年，二人這一眉目傳情，焦公子恨不得當時就到一塊兒，才稱心懷。

後面打馬的正是野雞溜子王七，給了焦公子的馬屁股一鞭子，這才將焦公子與陶氏打散了。焦公子到尼姑庵，落下了座，便向老尼姑說道：「方才我在前邊衙衙路過，見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娘子，長的千嬌百媚，站在衙衙口兒，不知是何人的家眷？」

老尼姑問道：「穿著什麼樣的衣服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中等的身材，上身穿藕荷色的小衣服，下身是絳紫色的裙子，金蓮也就在三寸之外。」老尼姑聞聽微然一笑，叫道：「公子，那不是外人，是陶寡婦的大姑娘，今年才十七歲，正在美貌青春，他還是你的師娘呢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師傅，這得罰你。我何時又有這麼一位師娘？」老尼姑說道：「我又不與公子你玩笑，黃昆黃二爺是你的老師不是？」焦公子一聽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前者娶師娘的時候，前去隨人情，當時看見未甚留神。不錯，正是自己的師娘。」焦公子有心上師傅家去，又怕黃昆，眼珠兒一轉，遂叫道：「老師傅，方才我師娘與我很有心情，大概他是不認識我啦。咱們來一個將錯就錯，我要上我師傅家去，倒有些個不便，你要能夠給我成就好事，必有重賞。」說著話，由腰中掏出十幾兩散碎銀子，又說道：「老師傅，先以些許奉敬你作為香資，事成再為重謝。」老尼姑一見銀子，眯著眼睛，叫道：「公子爺，這件事情我可不敢大包小攬。」說著話伸手接過銀子，揣在懷中。焦公子說道：「煩師傅多多盡點力吧。」老尼姑說道：「公子爺，我必盡力而為。」焦公子與老尼姑又要笑了一回，遂回私邸而去，暫且不表。

單表陶氏娘子站在衙衙口，看見馬上的那位公子過去之後，回到院中，轉了幾個彎兒，心中思索：這位公子是誰呢？似乎在衙衙裡見過一般。可恨後面的那個人，不稱人心的家奴，打了馬一鞭子。陶氏正在院中自己搗鬼，忽聽大門有人拍門的聲音。

陶氏娘子問道：「誰呀？」門外面說：「是我。大姑開門來。」

陶氏一聽是女子的聲音，走進過道將門開放，一看原來是熟人，遂說道：「哪一陣風將你老人家吹來啦？你怎麼老不來呢？」

老尼姑說道：「我們怎麼來呀？你們爺們一見了我們，便說我們是人中怪。我早就有心叫你到我那廟裡住些日子去，你在家作姑娘的時候，我常常因颶風下雨住在你家裡，終日說說笑笑，有多麼熱鬧！這兒雖然離著近了，倒不能常常見面了。大姑，你們爺們在家嗎？」陶氏說道：「他現在保鏢去啦。大師傅別往心裡去，他不論說什麼，你都看在我的身上，該著串門子，你只管來。」老尼姑問道：「保的是哪兒的鏢呀？」陶氏說道：「這趟鏢可遠啦，北口的鏢呢。」老尼姑問道：「得多少日子才能回來呢？」陶氏說道：「還得等些個日子呢，至少也得三四個月。」老尼姑說：「這可巧啦，我要借花獻佛。」陶氏聞聽，遂問道：「大師傅，什麼叫借花獻佛？」老尼姑一笑說道：「我們廟裡現在有一位公子送去一桌素齋，因為他嬌妻死啦，杭州各廟都送齋給亡人懺悔。這桌素席勝似葷席，我們娘兒三個，如何吃得了呢？明天早晨，請你梳洗梳洗，到在廟裡去逛一逛，明天我來接你。黃二爺沒在家，你自己在家裡，出來進去一個人，不覺著怪悶嗎？並不在吃喝，你也散遊散遊。」陶氏因為趙得勝拂袖而去，方才又看見那位公子，正自悶悶不樂，遂說道：「明天我必然騷擾師傅。」老尼姑與陶氏娘子告辭而去。第二日預備了一桌葷席，先將焦公子請到庵內，老尼姑遂奔黃宅來請陶氏。陶氏早已梳洗完畢，陶氏娘子還是很外場，還拿了五百錢預備助香資之用。二人出了大門，將街門鎖好，夠奔觀音庵而來，進了觀音庵，到了禪房的內套間。陶氏娘子一看，乃是一桌葷席，俱是雞鴨魚肉，有兩個小道姑，募化的時候，常常住在陶氏的娘家，彼此都認識。陶氏娘子叫道：「老師傅，出家人何以妄言？這不是葷席嗎？」老尼姑一笑說道：「是葷強於素。」說著話，將陶氏娘子讓在上首，喝酒談話。老尼姑故意用風流話勾引，叫道：「大娘子！你新過門，爺們就走啦，擲下您一個人，連一個作伴的都沒有，你不想嗎？」陶氏娘子聞聽，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我那丈夫他乃是一個武夫，對於舞刀

耍劍，那是他的本行；要提起人生的興趣，他是毫不在意。並且他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子，我是受了媒人的愚弄啦。」老尼姑聞聽一笑，遂說道：「娘子好命薄也。」正在說著話的時候，套間的軟簾兒一起，進來一位衣冠楚楚的公子，陶氏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昨日晚間在衚衕所遇的那位馬上公子。老尼姑一笑說道：「有緣人來了。」陶氏說道：「貴客來啦，我可要走啦。」陶氏口中連連說走，目不轉睛的觀看焦公子，可並不站起來。老尼姑說道：「這不是外人，娘子你不必躲避，這就是送酒席的那位公子。誰也別客氣，坐在一處兒喝幾杯吧，都是有緣之人。」老尼姑說著話，一伸手將焦公子拉在座位上。左邊是老尼姑，右邊是陶氏，焦公子坐在當中，對面就是兩個年輕的道姑。焦公子入了座，陶氏假意仍要躲避的樣子，老尼姑說道：「娘子你真客氣。你看廟中都是誰？除去我兩個徒兒之外，哪有外人？實告訴你說吧，焦公子這桌席還是為娘子你擺的呢。」焦公子此時急忙斟上一杯酒，雙手捧著遞到陶氏的面前，叫道：「娘子！如不嫌棄，請飲在下這一杯水酒。」陶氏假裝羞慚，接過了酒杯，遂說道：「謝謝貴公子。」焦公子說：「不敢當。」老尼姑又與焦公子斟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我替娘子回敬一杯吧。」焦公子接杯在手，一飲而盡。

如此推杯換盞，互相歡飲，一個是枉讀詩書，不知禮義的焦公子；一個是寡廉鮮恥，不顧天倫的賤婦人，到後來只落得身首異處。酒至半酣，老尼姑說道：「娘子，你方才言說，黃二爺那樣的行為，難道你年輕輕的，自己就不打個主意嗎？人過青春沒有少年，黃二爺對於夫妻之情那樣的冷淡，長此以往，你就甘心寂寞嗎？」陶氏娘子聞聽，面上一陣紅潮，說道：「師傅那大年紀，說出話來，逼得人無言答對。那麼師傅與少師傅，又當怎樣呢？」老尼姑聞聽，微笑說道：「我的傻大姑，我年輕的時候，就串百家門，無論男女，都得交際，人不是草木，還有沒情的麼？」說著話，老尼姑對著兩個小尼姑一擺手兒，兩個小尼姑會意，站起身形俱都走去。老尼姑隨後也站起身形，說道：「娘子，我要告便。」陶氏未及答言，老尼姑已經走出裡套間。陶氏方要站起身來，被焦公子伸手攔住，叫道：「娘子！何必這樣的避嫌？」陶氏本來是假意的要走，要是好人早就不能在廟裡與男子共桌而食了。陶氏被焦公子這一攔阻，正中心中之意，此時老尼姑與小尼姑俱都走了，房中只剩下陶氏與焦公子二人，四目對視良久，焦公子叫道：「師娘！你還認識我嗎？」陶氏說道：「我彷彿在哪兒見過貴公子，一時想不起來了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黃昆黃二爺是我師傅，他娶你的時候，我還前去行人情呢。」陶氏此時心中這才明白，哪知這佛門淨地，竟作了淫婦淫夫歡樂場了。二人正在敘談之際，小尼姑與老尼姑俱各由外面進來，老尼姑眯縫著眼叫道：「公子爺與娘子，你二人稱了願啦，可別忘了引線之人。老身還要討娘子的賞呢。」陶氏說道：「大師傅包含些，不嫌我們，我們還能忘得了大師傅的好處嗎？」自此日起，焦公子每日與陶氏在佛門淨地行其穢褻之事，日子一長了，兩個小尼姑也得不著焦公子的實惠啦，每逢焦公子與陶氏來到了的時候，兩個小尼姑便念叨閒話：「這是佛門淨地，不是專為你們修的觀音庵。」

焦公子雖然不願意聽，也不好意思發作。陶氏說道：「公子，咱們有現成的宅子，為什麼在這兒受他們這個窩心氣呢？明天你不要到觀音庵這兒來啦，簡直你就到我家去吧。咱們倆人也太糊塗啦，現放著獨門獨院，誰能干涉咱們呢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黃昆可不是好惹的，他又與我有師徒之誼，倘若被他撞見，如何是好？」陶氏說道：「計算日期，最早也得四五個月。如今才二月有餘，人焉能來的了？現在你慮的過早。」他們二人在廟裡因為受小尼姑的氣，遂移在黃昆的家中。初時焦公子每日到掌燈的時候去，天光一亮便走；後來膽兒越發的大了，因為四鄰都是好人，也沒有人管這宗閒事。一個是色中的惡鬼，一個是水性楊花，二人正自如膠似漆。

這日正在吃早飯的時候，忽聽門外有人叫門的聲音，陶氏一聽，知道不是外人，正是玉面秀士趙得勝的聲音。就聽：「師娘開門來！師娘開門來！」陶氏嚇得魂魄皆驚，叫道：「公子，外面是黃昆的徒弟叫門，公子你暫且屈尊屈尊吧。」列位，焦公子與趙得勝都是黃二爺的徒弟，焦公子還到趙家村去過，彼此都有來往。在昔時，師徒這宗情誼，最重不過，焦公子一聽是師兄的聲音，他也嚇得無有辦法了。因為人要做出無禮的事，不論有多大的勢力，他當時也虧心，這是一種天良作用。

焦振芳聞聽陶氏叫他屈尊屈尊，遂問道：「怎樣躲避？」陶氏用手指牀下的茶青簾兒，叫道：「公子你且鑽在牀底下，用茶青簾擋著你，他要是進來，也看不見。」此時趙得勝在外面叫門的聲音更緊了。你道趙得勝自那日負氣而去，為何今日又想到他師娘這兒來呢？皆因為黃昆臨走的時候，將家中一切之事再再諄囑，俱都托付在趙得勝身上，得勝自己一回想：「師娘不好，我師傅他老人家可並不知道。倘若他老人家若是回來的時候，好幾個月的光景，我若不來照應，還有可說，對於師娘的用度，我當然要問問。」趙得勝想到這裡，遂由家中拿了十幾兩散碎銀子，送來作為度日零用之資，不想冤家路窄，正遇焦公子與陶氏在屋中共桌而食之際。此時焦公子鑽在牀底下，陶氏心中止不住直跳，氣息喘吁吁的，就與趙得勝開門來了。陶氏來到門前，假意問道：「什麼人大喊小叫的，這樣忙啊？」

趙得勝說：「是我，師娘。你開門吧，怎麼這半天才來開門呢？」陶氏將門開了說道：「正梳著頭呢。你不是不上我們家裡來了嗎？你又幹什麼來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怕師娘沒有花的，特意前來與師娘送些錢來。」陶氏說道：「指親不富，看嘴不飽。沒有花的，將就著也得活著。」說著話，一伸手說：「錢呢？拿來吧。」趙得勝一見師娘頭髮蓬鬆，神色不正，說話的聲音，氣息急促，並且用雙手叉著門，不叫自己進去，趙得勝用手微一推陶氏的胳膊，陶氏一閃身，趙得勝遂進了院內。

陶氏仍然在面前迎著說道：「你師傅不在家，你年輕輕的，上我這裡幹什麼？你要有錢留下，沒有錢我也承你的情了。」趙得勝並不理他，向屋中便走。陶氏見趙得勝夠奔屋門而來，陶氏更帶出神色不安的樣子，緊行幾步，自己先走到屋中，臉兒朝外，雙手叉著門框，叫道：「得勝！你不許進我的屋子。」

趙得勝說道：「我是你的義子，我進你的屋子又有何嫌？」走到門口，用手一推陶氏的左胳膊，便進了屋中。趙得勝這一進屋子，只見牀上放著一張墨玉石面的桌子，兩副杯箸，桌上擺著酒菜。趙得勝問道：「師娘，你自己吃飯，怎麼擺著兩副杯箸呢？」陶氏說道：「今天我吃飯想起你師傅來了。明天我還要預備三份呢，我在這邊兒喝一杯，再到那邊兒喝一杯，你管得著嗎？」趙得勝低頭向牀下一看，茶青的帳簾兒露著一塊粉嫩色的衣裳襟。英雄一下腰，捋住左腿，提出牀來，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焦知府的公子、自己的師弟焦振芳。英雄不由得怒從心頭起，一陣拳打腳踢，罵道：「焦振芳！你是禽獸不如！」

越打越有氣。焦公子因為理屈，不敢還手。正趕上趙得勝用腳一踢焦公子，陶氏娘子上前一護庇焦公子，這一腳踢在陶氏身上，趙得勝見碰著了師娘，自己一怔神，焦公子乘此時爬起來逃出門去。臨走的時候，穿著一隻靴子走的，將燕雲快靴被趙得勝捋掉一隻。趙得勝低頭一看，拾起了燕雲快靴，叫道：「師娘！我師傅來了，以此燕雲快靴為憑。」語畢揚長而去。

陶氏娘子一肚子委曲，自己將門倒著鎖了，奔向觀音庵，見了老尼姑，哭哭啼啼說道：「老師傅，我與焦公子之事，是老師傅你所成全，現在被趙得勝撞破，將焦公子暴打一頓。臨走之時，拿去焦公子的快靴，以備黃昆回來作證。我與焦公子大有妨礙，連老師傅也擔著干係。」老尼姑聞聽，眯嘴眼睛直笑，叫道：「大娘子！你太年輕啦，我由十五六歲慣作風流之事。你且止住悲啼，我自自有良策。豬八戒擺陣，倒打一耙。你的丈夫何時回歸，你有准日期嗎？」陶氏說道：「少者兩三個月，多者四五個月。」老尼姑遂在陶氏耳旁：「如此如此，必能成就你與焦公子之願，不用憂慮趙得勝。」又待了一個來月，在尼姑庵內，又與焦公子於庵內會晤。光陰似箭，到了四個多月，此時陶氏娘子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衣履污穢，正在逢場作戲，預備自己丈夫回來。

這一日，忽聽門外敲打門環，叫道：「娘子開門來！」陶氏娘子一聽，正是黃昆回來了。自己不由的吃了一驚，遂來到院中說道：「我們當家的沒在家。誰呀？這麼大呼小叫的。」

黃昆答道：「是我。」陶氏故意先向眼皮上抹點唾沫，慢慢的開了大門說：「呦，當家的，你還回來啦？我打算見不著你呢。」黃昆說道：「這夠多喪氣？我是發財還家。」說著話，一指自己牽著的馬，說道：「你看著。」陶氏假裝擦了擦眼淚，並不言語。黃昆一看，陶氏青絲散亂，臉面有幾天沒洗的樣兒，衣裳非常的不乾淨，兩腳歪歪咧咧。黃昆一看，叫道：「娘子這是怎麼的了？為何愁眉不展？莫非與街坊鄰居嘔氣了嗎？」

陶氏說道：「街坊鄰居誰好意思的？這都是你收的好徒弟。」

黃崑說道：「哪個徒弟？」陶氏說：「趙得勝。」黃崑說：「不錯，由六七歲就在我身旁學藝。有什麼話屋裡說去。」黃崑遂牽著馬進了院中，將馬拴在南小房柱子上，將被套搬在東屋暗間。陶氏上好街門，回到屋中，給黃崑沏著茶就哭哭啼啼。黃崑遂說道：「倒是怎麼一回事？」陶氏說道：「你頭天走後，你那好徒弟，第二天就來啦，拿著三個折子，二兩銀子，放在桌子上啦。他問我作什麼飯，他要在我這兒吃飯，我就留他在這兒吃吧，他很能喝酒。」黃崑說道：「那是跟我學的。」陶氏又說道：「喝著酒他問我多大歲數，我告訴他十七歲啦。他說：『我師傅今年五十多歲啦，你才十七歲。』我說：『過家之道，何必在乎歲數呢？』他又說：『人過了青春可沒有少年。師娘，我給你打一副鐮子吧。』我說：『等你師傅來了再說吧。』他就與我眉目傳情，我說：『得勝吃飯吧，別喝啦。』我也沒留神，他忽將我衣服拉住。這有一個憑據，你看看。」一伸手由被架底下取出裙子，遂說道：「你看看，兩根裙帶都斷啦。若不是我給他兩個嘴巴子，大喊東鄰西舍，他還不放鬆。臨走的時候，他言說：『我師傅要回來，我用一隻靴襪作憑據。』就說由我屋中搜去的，就說我跟知府的公子有染。趙得勝走後，我一想，我們女子講的是三從四德，他是一個年輕的男子，將我如此的侮辱，我還有什麼臉活著？」說著陶氏由被架底下掏出一條繩子，又說道：「你看看，我都將套兒拴好啦。我有心一死，又怕對不起你，所以等了你好幾個月。我們婦人家，隨夫賤隨夫貴，這兩天我也想開啦。街坊李大娘每天買東西，問我買什麼不買？這兩天我心想你快來啦，你不是愛吃溜爆肚嗎？天天我求李大娘買點給你預備著，你要不來我自己吃啦。今天你回來啦，我作點菜，咱倆痛飲一回，也算夫妻一場，我誓不欲生。你臨走的時候，剩下的半壇酒，我還沒有喝呢。」陶氏說完，將菜做好，兩口子一喝，陶氏為的是灌黃崑，黃崑雖然量大，他是逆心酒，工夫不大，就喝的有點醉了。列位，無論多剛強的男子，架不住婦人連哭帶尋死的一鬧，黃崑剛毅一世，也竟被一女子所朦。如今陶氏在黃崑跟前三行鼻涕兩行淚，尋死覓活的這麼一說，黃崑說道：「你可不要血口噴人。他打六七歲就在我跟前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真頑固不化。他六七歲才賽我大腿這麼高。如今他十七八歲了。」語畢，摘牆上的刀就要抹脖子，黃崑急忙將陶氏拉住了，遂說道：「娘子不要如此，我知道你是好人了。他吃飯忘了種地之人啦，由六七歲我便養活他，他娘在我嫂嫂院中，我嫂嫂待他如同親姊妹一般。我將小冤家，一日三餐，撫養長大成人。他家的產業，被當族霸佔，我托朋友與他仍舊索回十餘頃地，五十多間房子。這小冤家心獸心，我不殺他，誓不為人也！」用大斃將鐮刀一裹，出門而去。由東門外直奔趙家村，醉醺醺，氣憤憤，來到趙得勝的門首。

此時趙得勝家只僱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看守門戶，四十多歲的一位婆子伺候老太太。黃崑打門，叫道：「趙得勝！」

老者將門開了一看，叫道：「黃崑！你回來啦。」黃崑問道：「得勝呢？」老家人說道：「現在東頭給趙姓了事去了，我給你請去。」黃崑聞聽，遂向東而去，來到東頭一家茶館門首，聽趙得勝在那裡高談闊論。黃崑一聽，趙得勝說道：「二伯父，你有長者之風，三哥你們爺倆斜對門，一輩官司三輩仇。俗語說的好，能惱遠親，不惱對門；能惱對門，不惱近鄰。再說為地畝打官司，衙門專想太平錢，為什麼咱趙家的錢給衙門送去呢？二大爺與三哥，咱們三家的地在一處，你們一家二三畝，我那塊六十四畝，二面四十弓的地頭，耕地之時，你們一家多耕我一攏，不要緊，霸地三年，不如多種一畝。二伯父你老是長輩，總得容讓讓，三哥你也別死心眼兒，你們兩家之地，都夠了不就行了嗎，千萬可別成事。」黃崑在外面聽得真而且真，黃崑心中思索：「小冤家說仁義講道德，為什麼不做人？你怎麼辦那宗事呢？多虧我的賢妻，要不然黃崑帶了綠帽子啦。」

黃崑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得勝這兒來！」趙得勝一看是老師，遂說道：「三哥，二伯父，我師傅來了，你們的事算完了。」

又對黃崑說道：「咱爺倆家去吧。」爺兒倆遂向西去，走到一個小雜貨鋪門前，黃崑遂一抖大斃，亮出樸刀。可惜年過半百的黃崑，不及十七歲的童子，趙得勝的本意，打算將黃崑讓到家中，爺倆喝著酒，含而不露的提一提，以後不叫黃崑出外，也就算完啦，聲張出去都不好看。豈知走到小鋪前，黃崑叫道：「得勝慢走！」掄刀就剝。口中叫道：「小冤家！可惜我撫養你十載之久，不想你人面獸心！」趙得勝聞聽，遂說道：「師傅，我有下情回稟。」黃崑說：「我先剝你幾刀再說吧。」大樸刀嗖向趙得勝劈剝，恨不能一刀見血。此時苦壞了才義雙全的趙得勝，手裡又沒有兵刃，也不敢還手，只可閃展騰挪，好在黃崑有點醉意，樸刀剝下去不大准，明晃晃的樸刀上下翻飛。雜貨鋪掌櫃的是一位山西人，膽量最小，叫道：「我的親娘哪！我的鋪門口要出人命，我這雜貨鋪兒可要荒了。」此時趙得勝背後靠著立柱子，無有退步之地，黃崑縱起來，挾肩帶背一刀，咔嚓一聲，將兩搭的柱子，剝進去了半尺餘深。趙得勝一抽空，向村外跑去，黃崑用力拔出刀來，在後面便追，追出村口外半里來地，迎面一個小樹林子，趙得勝遂跑入樹林之中，黃崑追到樹林子，不見趙得勝的蹤影。黃崑回到村中，先奔趙得勝門口，叫道：「趙得勝家來了麼？」趙得勝的老娘說道：「黃二爺為何生氣？」黃崑在雜貨鋪門口剝趙得勝之時，早有鄉親與趙得勝的母親送信去啦，所以趙得勝的母親知道黃崑生氣。黃崑由村外回來，找到門上，趙得勝的母親說道：「未在家中。」黃崑回到小鋪門口，拾起大斃、刀鞘，回家而去。來到家中，陶氏問道：「怎麼樣啦？」黃崑說道：「便宜小冤家了，剝了好幾刀，未曾將他剝著。」陶氏娘子又撒了一回嬌，說：「我決不能活啦。」黃崑說道：「娘子不要如此，我還去找他呢。」一夜晚景無書。第二日清晨，吃早飯的時候，陶氏娘子又假意慫恿，將黃崑用酒灌醉，黃崑又拿樸刀去找趙得勝。此時趙得勝在親朋家躲避，托人回家告訴了老娘，就說在朋友家暫且藏幾天，並要十兩二十兩銀子零用。黃崑每日吃完了早飯，便去找趙得勝拼命，一連找了十數趟，趙得勝之母，見了黃崑便請黃崑進宅內吃茶，黃崑也不進去，日子一長，氣兒也就消了。自己心中暗想：「趙得勝自六歲與我學藝，品行不惡呀。再說我若將他用刀劈死，倘若打上官司，官要一問，並沒有什麼證據。」黃崑對於這檔子事也就不十分追究啦。黃崑每日吃完了早飯，便上鏢局子去串門子。

陶氏趁著黃崑往鏢局子串門去的工夫，將街門倒鎖，仍到觀音庵與焦公子相會，並請老尼姑與他們出主意。陶氏便對老尼姑說道：「老師傅，咱們這個計策鬆了，黃崑也不找趙得勝去了。久後他師徒一和美，與我們大有妨礙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老師傅，你能叫我們二人為長久夫妻嗎？」老尼姑說道：「這個事可就費了手續啦。若能叫娘子與公子白頭到老，無憂無慮，可得豁得出去工夫，還得多花幾個錢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那倒無妨，只要你有法子辦，我就能拿錢。」老尼姑說道：「少爺上回所許的謝禮還沒給呢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只要我二人若能得為長久的夫妻，我必謝你五百兩。」老尼姑說道：「少爺，我們這個廟裡可有神佛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老師傅，許願要不還，叫我死在亂刀之下，我決活不過今年去。」老尼姑一笑說道：「不過是笑話，少爺你就賭這麼重的誓。」遂就對焦公子說道：「少爺與我兩個徒弟們時常說，你們那個細脖子王教師他會越房越脊。少爺遲兩天，帶著那位教師，到你綢緞店裡串門子，叫王教師看好道路，然後到夜晚挖窟窿，偷綢緞店的衣緞與掌櫃的衣服。少爺你別露面，叫綢緞店的掌櫃的報盜，正屬錢塘縣所轄，縣裡必派馬快驗盜拿賊。遲個三兩天，你再叫王教師到你的估衣鋪去偷估衣，然後再偷雜貨鋪，多作些盜案。你再到縣衙門，你就說：『縣太爺，怎們單獨我的買賣老被盜呢？你要不給我拿賊找東西，我可就要上告了，叫府裡辦啦。』知縣必然央求你。」焦公子聞聽，遂照計而行，將這件事辦完了。老尼姑又與陶氏娘子說道：「你再找個本家，如此如此，准能將黃崑置於死地。」陶氏聽了，果然去到陶家堡，找了一個陶三小，他本是土棍，硬認為親哥哥，叫他就去到縣衙門擂鼓聲冤。縣太爺升堂問道：「你為什麼喊冤？」陶三說道：「因為上了媒人的當，將我妹妹許配外鄉人黃崑。過門十幾天，就有十幾個大漢到我妹子家裡分東西，所分的俱是綢緞金銀細軟的對象，分東西的時候，黃崑每次分四分之一。我妹子一看有些形跡可疑，就勸黃崑，叫黃崑改邪歸正，他不但聽，而且時常打罵，我妹子被打罵不過，才哭回家去，言說此事。小人一聽黃崑這宗行為，必是江洋大盜，將來必然受他株連。小人的妹妹出閣之時，小人並未在家，小人的老娘受了媒人的愚弄，所以現在出首。」知縣一聽，氣得顏色更變：「怪不得這十餘天就出了三個案子，原來是黃崑所為。」於是硃批，飛簽火票捉拿大盜黃崑。捕快都頭請安說道：「黃崑叫神拳無敵將軍，下役拿他不了。」縣太爺將驚堂木拍得亂響，將簽票擲在當堂地上，說道：「你們當捕快是作什麼的？竟敢說不能捉拿黃崑嗎？你們一定是與他有關係！限你們三天之期，如不將黃崑捉到，必然砸折你等的腿。」捕快都頭無法，大家商議：「黃崑武藝超群，不能以力敵。咱們將他請來喝酒，將他灌醉了再拿他。」

眾人商議已畢，遂派了一個能言的伙計，拿著名帖去請黃崑。陶氏娘子出首喊冤已畢，焦公子早打點好了人情啦，案後聽傳，

喊完了冤仍然回歸家中，對於黃昆虛情假意，伺候酒飯，也不露聲色。黃爺剛要喝酒，聽外面有人打門，叫道：「黃爺在家嗎？」黃昆出來一看認的，正是班上的伙計，姓李名三。

黃爺說道：「李三你幹什麼來啦？」李三說道：「現在我們三班都頭，打發我來請您喝酒去。」黃爺說道：「請也不能當時去呀，明後天再去吧。」李三說道：「不是專為喝酒。我們班頭將大桿子的十招進手，忘了三手，大家都想不起來，有人說黃爺回來啦，請您一來為喝酒，二來為求您傳授桿子。」你道何為十招進手呢？就是滑、拿、蹯、扒、軋、劈、砸、蓋、挑、紮。黃爺一聽，請他去傳授武學，遂說道：「行，這有何難？」

復又走到屋中說道：「娘子，將傢伙收拾了吧，我去到縣裡吃飯去。」穿上了大衣服，隨著李三，到快班房。眾人說道：「黃教師來了，請裡邊坐吧。你出外作買賣回來啦？」黃爺說：「回來啦。哪位忘了桿子的招數啦？」眾班頭齊聲說道：「你先喝酒吧，桿子的招數不忙，短不了求你指教。」黃爺說道：「眾位說的哪裡話？咱們是自己的弟兄。」於是黃爺入了座。

三班都頭用酒一灌黃爺，黃爺本是下坡酒，一灌就醉。酒至半酣，壯班又來了六位伙計，叫道：「黃爺！我們每人敬你三杯。頭的酒你喝啦，我們的你也得賞臉。」黃爺說道：「喝。」

喝了壯班的酒，捕班又來了六位，遂說道：「黃爺，你擾了他們的啦，你也得擾我們的。」黃爺說道：「每位擾三杯。」捕班的剛喝完了，又來了六位快班，也是每位三杯。此時天也到了掌燈的時候啦，黃爺喝得酩酊大醉。都頭說了一聲：「捆！」

伙計將黃爺捆好，當時報告縣太爺，縣太爺夜審黃昆，升了大堂。

將黃爺搭到大堂之上，縣署公廳的風一吹，值掌站班的喊道：「醒醒！」黃爺醉眼朦朧一看眾人，縣官升了大堂，自己是繩鎖加身，英雄不由的一怔，跪在堂前說道：「縣太爺，為何鎖拿小民？」錢塘縣一拍驚堂木，遂說道，「大盜黃昆！你手下有多少江洋大盜？在錢塘縣作了多少案子？還不從實的招來！」

黃爺叫道：「縣太爺！口角留德。民子就知道保鏢為生，不知道什麼叫坐地分贓。太爺你派差役去查，我保的是某號之鏢。」

縣太爺問道：「黃昆，你回來多少日子了？」黃爺說道：「小民回來一個多月了。」縣太爺問道：「這一個多月，你什麼事做不了？」黃爺說道：「是何人將小民告了？有何為憑？」縣太爺將焦公子托人招陶氏所寫的狀紙，並將陶三小與陶氏出首報告之事，俱都告訴了黃爺。黃爺說道：「我沒有內兄。」縣太爺問道：「黃昆，你妻子苦苦的勸你，你不但聽，你反倒打罵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被逼不過，跑回娘家去，你的內兄出外剛才回來，這才知道此事。你坐地分贓，你都不高明，你告訴你的伙計偷民戶呀，為何單偷焦少爺的綢緞店、估衣鋪、雜貨鋪？連本縣都擔待不了呀。」黃昆一聽這一片言詞，在大堂上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：「焦公子失盜，陶氏報告自己，一定是陶氏與焦公子有染。我可冤屈了我那仁義道德的徒兒了。」黃爺有心要在當堂將陶氏水性楊花，焦公子酒色之徒，在縣太爺面前訴明；又一想，憑浙江紹興府黃昆，在大堂上說出這樣不人物的話來，豈不愧死？思索至此，遂對縣太爺說道：小民之婦，年輕無知，他告小民坐地分贓，贓物現在何處？」縣太爺哈哈一笑，遂說道：「三班人等，前去東門外搜贓物去。」萬惡的淫尼，早將估衣綢緞包了兩個包袱，與陶氏娘子送去了。

馬快班頭去不多時，一個人背著包袱，兩個人在後跟著，來到大堂之上。遂說道：「回稟老爺，差人到黃家搜翻贓物，在箱子之中，搜出兩個包袱，俱是估衣綢緞。」縣太爺一聲吩咐：「傳估衣鋪、綢緞店掌櫃的。」綢緞店與估衣鋪掌櫃的來到大堂之上，綢緞店掌櫃的說道：「回稟縣太爺，你看這緞子上有我們的字號。」估衣鋪掌櫃的說道：「回稟縣太爺，我們估衣上都有碼子，十兩的號二八，俱都如此。司有一宗，我們丟的還多，這並不夠數兒。」綢緞店掌櫃的也說不夠所失之數。又打開了那個包袱，也是綢緞、估衣，內中還有綢緞店孫掌櫃自己的衣服。兩包袱共合二十多件綢緞，綢緞店丟有六十多件。

縣太爺叫綢緞店將緞子暫且領去，容後再破了案，追出贓來的時候，再前來領物。估衣鋪也是如此。縣太爺問道：「黃昆，綢緞店掌櫃的與你有仇沒有？」黃爺說道：「無仇無恨。小民實在沒做此事。」縣太爺哈哈一笑，遂說道：「出首的，認贓的，俱都有證人，你還敢刁賴？若不動刑罰，量你也不招認。」